

■记忆深处■

父亲的件件往事

■朝花夕拾■

在学农的日子里

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第五生产队队部里人声嘈杂,社员们挤在 3 间北房里,闹闹嚷嚷,明亮的灯光撒了满院。

我悄没声地挤进屋来,站在大人们身后,从人缝里看见,正冲着门口的一张桌子东西两侧,各坐着两个学生模样的人,左臂上戴着红袖章。紧靠火炕,父亲一只脚踏在炉台上,两手向着火翻动着。

一个叫大路 的社员,从屋子 旮旯里站起来,向父亲发问:“队长,记得 1961 年,我和振同给队里换麦种回来,你称了称,硬说少了 20 斤,我俩倒出来的麦子也就 10 多斤。这不是冤枉好人吗?”父亲说:

“拿着不是当理说!你就是倒出一两麦子都不应该,何况 10 多斤呢?那会儿,人们饿得吃了上顿没下顿,谁家里有粮食?可那是‘种粮’呀!‘饿死不吃种粮’是上了‘古训’的!要是都像你们,麦种就放在我家里,干脆磨成面吃白馍有多好,能行吗?地里种什么?”

大路被父亲问住了,没再说什么。这时,蹲在火炕上的福来说:“队长,集体办食堂那年,我爷爷饿得身上一摞一个坑,找你多要一个窝头都不给。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呢!”

父亲说:“办食堂那阵儿,每人一天的定量是半斤山药

干,等磨成面,蒸好窝头,一人两个,一个也不多,百十多号人眼睛瞪得溜圆,少给谁一个能行?”

福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,坐下来不说话了,俩学生见批判会开不下去了,只好散会。

上世纪 70 年代,省城疏散人口,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在铁路上工作,婶子因是农村户口,不能在城市住了,就回到了乡下。到了这时候,我才知道,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叔叔家的。1966 年 3 月,邢台大地震,房子几乎全倒了。当时婶子住在城里,说是不回来了,父亲把我家的宅子让给没有宅基地的人盖了房子。叔叔的宅子是 3 间房,

院子很长,统一规划的时候,也把前面的一半让给了别人,所有多余的砖瓦木料全充公了。父亲只顾着帮社员们盖房了,全队的社员基本上都住上了新房,我们还住在地震后父亲自己垒起来的房子里。这样,婶子一回来,我们就“无家可归”了。

父亲已不再担任生产队长,但他当生产队干部十几年的所作所为,乡亲们都看在眼里。还不错,队干部让我们暂时住在那年批斗父亲的队部里……

如今,父亲早已离世,他公而忘私的件件往事,始终留在我记忆深处。

楚世英/文

两次家访

2002 年,我在唐山滦南县一中教书。学校是省重点中学,许多学生都希望考上我们学校。

可是在我们班,一位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,寒假前却找到我,说下学期不来上学了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他父亲不让上了,让他回家开点心铺。我一听就来了气,哪有这么糊涂的家长?为赚钱就不管孩子的前途吗?我问学生:“你自己还愿意不愿意上学?”学生说:“老师,我当然愿意。”我立刻明白,这是学生为难了,想搬我当救兵,去说服他父亲。我拍拍他的

肩,安慰道:“回班里安心读书,等放假那天,我跟你去你家。”学生高兴地走了。

放寒假那天,我跟学生坐公交去了他家。他家在村头,院子宽敞,两边的糕点加工车间散发出浓浓的糕点味道。居室建在后边,高大阔绰。学生喊来他父亲,把我介绍给他。他父亲把我让进客厅,给我沏茶。我开门见山,批评他不让儿子读书,不该只管挣钱,不管孩子的前途,家里经济条件这么好,不供孩子读书更是严重的错误。他父亲立刻把脸拉得老长,反驳我:“老师,你不

了解我家的情况。点心铺看着红火,其实挣不了几个钱。我儿子回家就少雇一个工人,少一份花销,而且,我教会他手艺,他将来能当老板。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,还不是照样要到我这样的私营企业打工?所以,我不再让我儿子读书考大学了!”这人咋蛮不讲理呢?我觉得无话可说,只得告辞。学生眼泪汪汪地送我出门。

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的学生,3 天后又去找那位学生的父亲。这次我改变了说话方式,先夸奖他儿子的优点和天分,说这孩子如果继续读书考大

学,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一名科学家。接着我夸奖他经营有方,如果现在能舍得多雇一个工人,安排一个人工作,积德行善不说,也成就了他儿子未来的发展。这次他接受了我的劝告,表示以前考虑问题是有点目光短浅,答应年后还让儿子继续读书,并挽留我中午一定吃了饭再走,以表示对我这位负责的老师 的感谢。我借口年关太忙没时间,婉言谢绝了。

通过两次家访,我挽留住一名好学生,心里颇有点儿成就感。

刘振广/文

周瑞海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上英语夜校

1981 年,我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,报名参加了石家庄市机械局在 31 中举办的英语夜校。3 年下来,我的基础英语水平有了明显进步。后来我一直坚持学专业英语,读英语专业书。1989 年在晋升中 职的考核中,我在我所在的医院排名第一。1992 年,我的英语考试在当时驻军某部的 5 所医院中排名第一,被破格提前两年晋升副主任医师,还被提前两年晋级。

白和平/文并供图

图为夜校学习班同学们的合影,三排右二穿军装者是本文本人。



我在张家口学滑冰

1978 年,我去张家口求学。我们学校紧邻着体育场,体育场周边有好多活动场地。一到冬天,这些场地多数被撒上水,做成一块块滑冰场。

我喜爱滑冰运动。每次我从滑冰场旁边走过,都要停下来欣赏一下人们滑冰的场面。那时,人们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,在冰面上流畅地滑过,大家你追我赶、热火朝天的场面,让萧瑟的冬天变得温暖而色彩斑斓。我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可是,我是来自冀中平原的“旱鸭子”,况且,我也没钱学滑冰,只能在冰场外过过瘾。

没想到,1979 年冬天,我们一周两次的体育课竟成了“滑冰”。我真是太兴奋了!学校很慷慨,出钱租场地、

租冰鞋,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学滑冰。

我一直很疑惑,为什么穿上带钢刀的冰鞋竟然能站稳,滑起来还能疾驰如飞呢?

刚开始学滑冰时,穿上冰鞋走上冰面,同学们一个个趑趄趑趄地站不稳。等到滑起来时,又横冲直撞地停不下来,冰面上笑声一片。好在张家口市里的同学们帮着我们练习。我们摔倒了爬起来,撞人了赶紧道歉,由于身体不够协调,过于紧张,脚后跟都磨破了,但是,我一直坚持学滑冰。几节课下来,我终于能穿着冰鞋站稳了,也能滑起来了,心里那个美呀!

那个冬天,我天天盼着上体育课。那个冬天,我在快乐中度过。

王丙申/文

